

73-26

英國工會 運動簡史

胡特著

英國工會運動簡史

艾倫·胡特著
朱立人、蔡漢敖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英國工會運動簡史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發行者 印刷者

艾倫·胡特
朱立人、蔡漢敖
世界知識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
北京新華印刷廠
定價六千三百元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118,000
印數：1—15,000
書號：350

第四版序言

本書第三版（一九四五年）增加了「全新的最後一章」；現在它又有了增補，將一九四五年到目前這段時期啣接了起來。

我藉此機會指出：把我國工會運動史分成四個時期，是爲了表明運動發展的四個階段，反映社會和經濟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第一時期可以簡稱爲革命時期（雖然不是始終如一）。第二時期是古典手藝工會運動的創立和蓬勃時期，這個運動產生了第一批穩定的全國性工會；雖然這個運動是改良主義的滋生地，但它曾經在國際和國內的廣泛的民主問題上成功地領導了一連串較大的鬥爭。第三時期標誌着「新工會運動」的誕生，也就是不熟練工人大量地參與組織，以及隨後的工會運動的普遍復興和開展。第四時期是從一九一四年的大戰開始。在這個時期，運動的最高領導（或許我可以通俗地稱他們爲工會官場的「上層分子」）接受了統治階級的政策，這暗示他們已把工會的作用最後理解爲「國家的社會機器的一部分」。我們期待一個第五時期的開端，在這個時期中，由於團結的獲得成功和一個有遠見的政策，工會運動將擔當起新的、根本的任務。

艾倫·胡特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於攝政公園

目 錄

第一時期

第一章 工會是「戰鬥的學校」(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	一
----------------------------------	---

第二時期

第二章 「防衛而不是反抗」(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八〇年).....	一五
---------------------------------	----

第三時期

第三章 新工會運動(一八八〇年至一九〇〇年).....	二四
-----------------------------	----

第四章 工會參與政治(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	三四
------------------------------	----

第五章 偉大的攻勢(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	四二
-----------------------------	----

第四時期

第六章 「國家的社會機器的一部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	五五
-------------------------------------	----

第七章	戰後的危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	六八
第八章	總罷工和罷工以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	八三
第九章	走向大災難的道路（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九年）·····	九七
第十章	工會和戰爭（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	一二八
第十一章	走向勝利與和平（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三二
第十二章	戰後的危機（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一年）·····	一四〇

第一時期

第一章 工會是「戰鬥的學校」（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

英國的工人階級，正如馬克思所說，是「現代工業的初生兒」。因此他們當然也是工會運動的先鋒。而工會運動就是新興的工人階級反對新興的資本家僱主階級和反對「現代文明社會所盛行的全面」●競爭的經濟鬥爭的走向組織化。各業工會的組成以及反對菲薄的工資、漫長的工時和可怕的工作條件——工廠制度初期的特點——的罷工行動的社會意義也就在此。恩格斯實地觀察了這些事物，見到它們的極盛時代，他說：

「這些工會和因它們而起的罷工之所以具有現實意義，是因為它們乃是工人們消除競爭的初次嘗試。它們暗示承認了一個事實，就是資產階級的優勢完全寄託在工人們之間的競爭上，也就是寄託在工人們的缺乏團結上。正因為工會所針對的是現社會秩序的神經中樞，不論它們怎樣片面，不論它們怎樣狹隘，它們對於這個社會秩序是非常危險的。」●

● 恩格斯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七五頁。
● 同上，第二二八至二二九頁。

消除工人們之間的競爭的意圖，清楚地表現在工會初期的宗旨中。採煤業共濟會（一八三一年）的入會誓言中包括了以下的語句：「我絕不把採煤技術教給任何人……除非是教給一個負有義務的兄弟或兄弟們或一個學徒；……我絕不承擔比我取一份工資所能做的更多的工作……；我絕不以誇張的態度告訴別人我掙得多少錢，或在如何短的時間中得到這些錢。」全國各業大統一工會（一八三四年）的章程第四十四條說：「本會每一會員應盡他的最大努力……引導他的同伴參加本會，以便除開加入工會的工人以外再沒有任何人在勞動市場上低價出售。」

十八世紀末葉，各業工會已以地方同業俱樂部形式開始確立，它們通常在公共場所集會，並帶有顯著的社會性質（酒是公費開支的重要項目）。大體上，這些同業俱樂部已在手藝工人「貴族」——熟練技工中發展起來，他們的工作方法和條件實質上還未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這些熟練技工就是排字工人，箍桶工人，木工和細木工，桌椅工，造船工人，造紙工人等等。但是從一七九二年起，他們已開始散佈到新工廠工人的主要部分蘭開夏棉紡工人之中。新起的資本家僱主臨到的這個潛在的威脅，再加上法國革命在統治階級中引起的恐慌，構成了一七九九年至一八〇〇年議會匆忙通過臭名昭彰的禁止結社法的背景。本綱要所說明者即自該法案的通過開始。

這些法案是著名政治家威廉·庇特和偽裝解放奴隸的威爾伯福斯在同時代的著名保守人物約翰·安德遜爵士協助下所制訂的。歷史家曾說，這些法案乃是「英國歷史上把國家交給一個階級自由處置的最不適當的措施」。它們「給僱主們以削減工資和使情況更趨嚴重的無限權力。他們依靠奴隸勞動和菲薄工資為基礎……來建立新工業」^①。尤其可惡的是：在這項宣佈工會為非法的法

令中包含一個強迫被告提供被告自己及其同業的罪證的條款。同樣奇怪的事實是：雖然該法案也同等地對待僱主們的結社，但是記錄上還沒有一件案子引用過這個法案，雖然該法案已把成千的工人送進監獄。改革家弗蘭西斯·普勒斯寫道：「即使有一篇當時情況的正確敘述，除非有充分的證據，那末所加於工人們的極端不公的待遇、污穢的罵詈和可怖的刑罰，在幾年之後任何人也不會相信了。」一八一〇年倫敦普通辯護士約翰·西爾維斯特（殘忍的約翰）所加於「泰晤士報」排字工人的「殘酷的……幾乎令人難信的」刑罰，促使普勒斯努力爭取該法案的廢止，雖然感受該法案影響最大者是新紡織工業，而手藝工人同業俱樂部，特別是在倫敦，尙未完全受到法律的禁止。

在反工會恐怖統治着一切的二十五年中，工會運動是真正地誕生了。更廣泛的統一，更普遍的團結開始代替了地方同業俱樂部的狹隘觀念。工會被迫轉入地下，不得不成爲謀叛的團體，以誓詞、入會儀式和秘密會社的整套儀式來約束它們的會員。但是這些不合法的工會，儘管受到內政部派來的整批警探第五縱隊的破壞，仍然在新工業中實行了首次一連串廣大的罷工，或如他們通常所稱的「同盟罷工」。其中較顯著的是蘇格蘭織布工人罷工（一八一二年），蘭開夏紡紗工人罷工（一八一八年），東北海岸（一八一〇年）、蘇格蘭（一八一八年）和南威爾士（一八一六年）的礦工罷工。上述最後的一次罷工中包括鐵廠工人，曾取得了取消削減工資的勝利。工會所用方

法中有趣的一例是東北海岸礦工的「結義法」(brothering)，「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工會會員須作出最莊嚴的誓言，表示服從會中的命令，違抗命令者應受以刀穿心和斷腸的懲戒」^①。

在這些艱苦的年代中，統一行動的進展可以從第一批完整的全國性工會的出現（例如印花工人、鑄鐵工人^②和造紙工人的全國工會）、從某一行業（製繩工人）在罷工中團結一致的全國機構、從不同行業的互相靠攏等方面看出來。現有的記錄證明，這些富有鬥爭性的工會怎樣常常以捐款互相支援。如果沒有各業工會在倫敦、格拉斯哥、曼徹斯特和其他地方設立的各業代表團所領導的廣泛鼓動工作，那末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五年由普勒斯暗中指揮的爭取廢止禁止結社法的英勇鬥爭也可能不會成功。特別重要的是富有活力的造船業工會書記、德特福德地方的約翰·加斯特所領導的倫敦各業代表團。

廢除了「不公平和專制的」禁止結社法決沒有給予工會運動以充分和無限制的自由，但這已足夠打開通向自由的閘門。設菲爾德的報紙評論道：工人們充滿着「組織工會社團的狂熱」。到現在仍然存在的全國性工會如蒸汽機製造工人協會（一八二四年）和木工及細木工總工會（一八二七年）^③是組織起來了。罷工的風潮席卷全國，將手藝工人和工廠工人同樣地捲進去。倫敦造船工人和箍桶工人正如格拉斯哥棉花工人和布拉德福德梳毛工人一樣進行了頑強的戰鬥。一八二六年

① 衛布夫婦著「英國工會運動史」，一九二〇年版，第二〇頁。

② 鑄鐵工人共濟會成立於一八〇九年，現已併入鑄造工人全國工會。

③ 現已分屬於混合機器業工會和混合木工協會。

蘭開夏由於棉紡工人和礦工抵抗削減工資的迭次罷工而陷於癱瘓，這次削減工資是僱主們因為前一年商業蕭條之後的嚴重跌價而強加之於工人身上的。

這是暴風雨的時代，而罷工、尤其是煤田上的罷工就好像是內戰的縮影，使用了一切力量。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二年，達刺謨發生了騷動，當局派遣了水兵和騎兵去破壞由傳奇式的湯米·赫普本所領導的罷工和工會。一八三一年，當威爾士的大製鐵商開除了屬於工會俱樂部的全體會員時，還召請了軍隊去協助。這個工會俱樂部是礦工和製鐵工人們的第一個堅強的組織，它也是由一個傳奇式的人物「狄克·彭德林」所領導。彭德林由於在反對壓迫者的反叛鬥爭中手執武器英勇地領導威爾士工會會員，在絞架上付出了生命。對工會俱樂部的鎮壓，使公開的工會運動在當時成為不可能。在這種情勢下遂出現了一個自稱為蘇格蘭之牛的秘密恐怖團體（他們以牡牛的頭和角為標記），他們在威爾士和蒙穆斯郡的山谷中對付那些「出賣工會者、變節者和其他人們」。這還不是工會會員被迫以自己的恐怖行為來答覆資本家僱主的暴政和恐怖行為的唯一例子。於一八一六年秘密組成工會的格拉斯哥棉紡工人，曾組織了焚燬可憎的僱主們的工廠和殺死破壞罷工者的行動。此事在一八三八年審判托馬斯·亨特及其他四位工會領袖的著名審判[●]中洩露出來。或者，從略為不同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引證一八四三年曼徹斯特製磚工人的罷工。在這次罷工中，以毛瑟槍武裝着的罷工者曾襲擊了一所製磚工場，他們和僱主的武裝衛兵鏖戰了一場。雖然暴露

● 關於亨特和他的同志，衛布夫婦說：「勞動階級的輿論全都支持他們，法庭所宣判的七年流刑引起了和道徹斯特勞動者被判流刑時激起的同樣的公憤。」（「英國工會運動史」，第一七〇頁。）

在隱蔽良好的敵人的猛烈砲火下，罷工者在搗毀工場之前並沒有撤退；後來他們的彈藥用盡，他們依然攜帶武器、秩序井然地退到離曼徹斯特三哩的埃克爾斯，雖然他們之中很多人受了重傷^①。

談階級仇恨的「弊害」，對於工會運動的先驅說來似乎是荒謬的。「當時工會運動的紀錄中，充滿着對統治階級普遍壓迫工人的……仇恨。」^②這也不是一種盲目的、天性的仇恨。他們認識到「在現社會中」，工人「只有痛恨和反叛資產階級才能保全他的人格」；「工會大大助長了工人們對持有財產的階級的痛恨」^③。有一位門士在寫給當時一個主要的工人階級報紙的信中這樣說：

「罷工的巨大利益在於它使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敵意增長，並迫使工人們回想和研究他們痛苦的來源。……這種回憶的結果將是對資本家階級的強烈仇恨；這種主張的新擁護者將準備去支持英國其他地方勞動者爭取解放的努力。」^④

恩格斯寫道，罷工「乃是工人們的戰鬥學校，他們在罷工中為無可避免的偉大門爭作準備。……作為戰鬥的學校，工會是無可比擬的。在工會中，英國人特有的勇氣發展起來了」^⑤。

① 恩格斯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二二六至二二七頁。

② 衛布夫婦著「英國工會運動史」，第一七四頁。

③ 恩格斯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二一二頁、二一九頁。

④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日「窮人保護者」。

⑤ 恩格斯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二二四頁。恩格斯又說：「罷工需要勇氣，常常需要比實行叛亂時更大得多的勇氣和更勇敢、堅強的決心是不言自明的。……正是在這種寂然的忍耐中，在這種每日經過百次考驗的持久的決心中，英國工人發展了他人格的最令人尊敬的一面。人民如能以極大的忍耐去粉碎資產階級的一環，他們將能夠粉碎整個資產階級的權力。」

從這些「戰鬥學校」中得到的重要教訓是：僅僅組織了各別的行业，分別採取行動還是很不夠的。工人階級遍佈各處的支隊必須集合在一個統一的隊伍中。應該從一個行业的聯合，進一步要求達到各種行业的聯合；從一個行业的工人的聯合，達到許多或全體行业的工人的聯合。首先得到這個教訓的是紡織工廠的工人，他們所舉行的區域性罷工，不論戰鬥得如何頑強，仍然屢次遭到失敗。在一八一八年和一八二六年蘭開夏紡紗工人的罷工中，曾經有建立更廣大組織的嘗試，但沒有持久的效果。雖然當時禁止結社法還沒有廢止，這初次的努力仍然把曼徹斯特十四個行业的代表結合起來，他們同意組織一個各業總工會或慈善會（這一名稱及其另一巧妙的別稱「慈善的大力士」，大概是用來作為法律上的掩護的）。該會的宗旨中說：「任何行業未經通知並得到其他行业的同意不得罷工」；雖然該會的生命極其短促和不穩定，這個團體曾經在倫敦設立分會，約翰·加斯特便是倫敦分會的主席。●

一八三〇年，在阿什頓和海德的紡紗工人舉行了一次特別長而艱苦的罷工之後所作的第三次嘗試，乃是向前推進的一個重要步驟。就在那一年成立了全國勞工保護協會，該會係由蘭開夏卓越的工會戰士約翰·多赫蒂領導，他是一個天才的作家和組織家。一八二九年在各地紡紗工人普遍參加和動人聽聞的明島代表大會上，促成棉紡工人第一個全國組織即聯合王國全國大總工會的

● 擴大工會團結觀念在倫敦的影響，可以從後來創設（一八二五年）第一個總工會機關報刊「各業報及機械工周刊」中看出來，該刊由倫敦各業的十一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管理，加斯特即該委員會的主席。（衛布夫婦著「英國工會運動史」，第一一二頁。）

人就是多赫蒂。全國勞工保護協會的目的是一致抵抗削減工資；該會立即有總數一百五十個工會登記參加，其中主要的是蘭開夏和密德蘭的紡織工人工會。機械工人、礦工、陶器工人和其他各業也都派代表參加，據報所屬的會員達十萬人。但是該會雖然已使統治階級吃驚（內政大臣羅伯特·庇爾爵士在辭職時，把摧毀該會的工作作為他遺留給繼任者的主要未竟工作），它事實上不過是一個組織得不嚴密的聯合會，只有很少的經費，並且執行着一個有限制的和防禦性的政策。該會短短的兩年生命代表着工會運動的一個重大的進展，但是後來還有更大的進展。

當時，國家正處在議會改革危機的痛苦中，這次危機使國家瀕於內戰，結果是通過了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最有遠見的工會運動者對於工人和贏得改革的中產階級之間的聯盟絲毫不存幻想。（普勒斯的記錄中曾說：多赫蒂曾告訴他改革法案不會給工人任何好處，並說人民應以武力強迫政府做其應做的事情。）但是對羣衆而言，議會改革似乎是醫治他們不幸的萬應靈膏。以倫敦為例，工人階級及其他階級全國聯盟——一個相當象徵性的名稱——於一八三一年組成首都各業總工會，並有許多工會加入。既然改革法案唯一的受益者是中產階級，即從事製造的資本家，改革法案旋即表明，工人們是作了砲灰而不是同盟者。後來對於「政治」（就是議會政治）的幻滅，在工會中產生了革命性的反響。

● 爲了反抗法律，全國勞工保護協會首先發行了它的未經註冊的機關報「各業聯合合作報」周刊。等到當局干涉時，又開始發行另一合法註冊的周刊「民聲」，以多赫蒂爲主編。雖然該刊定價爲七便士，據說仍達到每周三萬份的驚人銷行量（在當時）。該刊除報道全國勞工保護協會的活動外，還以很多篇幅登載政治新聞、愛爾蘭自由問題和國外革命事件的新聞。

正當改革運動的高潮，超越手藝界限的第一個全國性工業工會的基础就已有新發展。這就是建築工人工會，該會很快地有了四萬會員，這個數字在當時是驚人的。爲了要達到「提高並使勞動價格平等化」的目的，該會隨即領導了一連串堅決的罷工，特別是蘭開夏和倫敦的罷工。僱主們的答覆是宣告停業和臭名昭彰的「拒入工會證書」，要求工人們須以拒絕參加工會作爲僱用的條件。

這種活動也並不限於建築工人方面。在其他工業中也掀起了罷工的浪潮，特別是棉紡工人已行動起來，他們計劃舉行一次「全面罷工」以爭取從一八三四年三月一日起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著名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友人參與了這次罷工高潮。他們爲爭取新社會秩序的宣傳，轟動了各業的工會。歐文於一八三三年秋參加了兩次工人階級的重要會議。第一次是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建築工人工會（「建築工人的議會」）代表大會，有五百個代表參加。第二次是十月份工會和合作社的代表集合在倫敦討論合併問題的會議。兩次會議都會密切注意歐文的觀念，就是把工會改變成生產合作會社以保證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建築工人決定成立一個生產協會），但是總的趨勢則顯然是社會革命。

關於倫敦的代表大會，詹姆士·莫里遜（一個年輕、自學的社會主義者，建築工人，曾經編輯建築工人工會的機關報「先鋒」周刊）寫道：「我們的危機已在目前，向我們迫近了。這個抗爭同樣地影響到所有的人們；放棄其崗位者將遭不幸。尙待決定的問題是：佔據上峯者將是勞方呢還是資方？」一八三三年十月十九日「窮人保護者」寫道，參加倫敦代表大會的代表們的報道

「顯示工人階級是在計劃一個完全的社會變革——一個等於完全推翻現『世界秩序』的變革。他們渴望佔據社會的上層而不是處於社會的下層——或者寧可沒有社會上層和下層的分別！」該報繼續把這個革命目的和以前工會的「無足輕重的目的」作對比，以前的工會「並不想達到任何劇烈的變革；它們所傾向的不是要變更制度，而是要它延續下去，使它較堪忍受而已」。該報談及「一個全國大組織的沉默而迅速的進步，這個組織保證包容全國的實際力量」。

出席倫敦代表大會的代表回到各區以後，使工會運動的發展浪潮變成了壯闊的波瀾，它以空前未有的方式席捲全國。歐文的報紙「危機」斷言，迅速組織起來的工人不下八十萬人。很明顯，「窮人保護者」所說過的「全國大組織」乃是一個預兆。這個預兆不久就有了內容。一八三四年二月，工會代表又聚集在倫敦開秘密會議，最後組成了「全國各業大統一工會」，這是大型工會最早和最偉大的先例。該會的目的表現在它的章程第四十六條中：

「雖然本會的目的首先是提高工人的工資或阻止任何進一步的削減工資，以及減少勞動時間，其重大和最終目的是造成一種『不同的形勢』以便建立工業和人道的無上權利，在這種形勢下只有社會中真正有用和明智的人們才能管理事務。」

在極短的時期內，「全國各業大統一工會」的會員就達到了五十萬，各工業部門中都有成萬的人加入該會。訪問赫爾的兩個組織家在一天晚上徵得了一千會員，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到當時為止尚未有工會的大片地方都突然成了滋長工會的沃土。在英國各郡，在蘇格蘭（據說該處伯斯郡的農夫和敦廸的剪羊毛工人都組織了工會），後來在倫敦四郊的農村，農業勞動者都成批地組織起

來。婦女工人也被大量地吸收進去，——章程第二十條特別規定「雜業女工會應予建立」。甚至非手藝工人也湧進了這個洶湧的人羣，大統一工會「向店員、書記、看門者和其他担任雜役的非生產者」發出特別呼籲。

大統一工會一經具備具體形式，它就捲入了氾濫全國的關於工資、工時和工會會員權利問題的罷工和停業浪潮中。其中主要的有雷斯忒的織襪工人的罷工，格拉斯哥的司機、印花工人和桌椅工人的罷工，和倫敦裁縫的罷工。尤其重要的是首都建築業由於古比特公司僱用的工人爲了所飲的啤酒問題（他們拒飲不僱用工會會員的公司所售的飲料）的爭論而引起的停業，並且也以提出臭名昭彰的「拒入工會證書」而聞名。全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多比一千五百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因拒絕放棄工會而造成的長期停業。棉紡工人的運動在奧爾丹的一次著名的人民起義中突然爆發起來，那裏的每一工廠都舉行了罷工和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暴風雨般的示威（婦女在其中起着顯著的作用），並與警察發生了劇烈的戰鬥。

這些事件在統治階級中引起了驚恐^②，他們發現自己的專政遭遇到工人階級的潛在專政力量的抗衡。詹姆士·莫里遜曾寫道：

「各業工會的日益增長的力量和日益增長的智慧，如果予以適當的掌握，將會把國家所

①「泰晤士報」的報道曾提及女園工分會和老處女分會的活動，它們很可能就是全國各業大統一工會的「雜業女分會」。

②「開明的」教育家兼魯格比學校的校長阿諾德博士當時寫信給友人說：「我深信你會聽說過各業工會，這是一個可怕的爲害的機器，它準備暴動和暗殺，我看不出有能與它匹敵的力量。」